

MENG · QING · YUANXILIE — ZHIER

梦·情·缘系列之二

共筑爱巢

◎ 琼瑶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梦·情·缘系列之二

共筑爱巢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梦·情·缘系列之二
共筑爱巢

源 瑤 著

责任编辑:梅子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蚌埠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25 印张 103.5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6000 册

ISBN 7 80538 738 9/1 · 318 定价:4.80 元

全套定价:38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义坛姑娘姜丽丽和姜秋燕是一对美若天仙的姐妹。年轻、俊秀、有才干的某工厂厂长孙敬东，在苦心追求下，终于获得了聋女姜丽丽的爱情，这遭到了妹妹姜秋燕的嫉妒。她利用姐姐耳聋听不见的缺陷，百般挑唆，从中插足，幻想从姐姐的手中夺回孙敬东的爱。其间，热爱中国的美国姑娘章小慧因失恋而寄宿孙敬东家中，也暗中恋着孙敬东。在这复杂恼人的爱情纠葛中，孙敬东笃定、专一地爱着姜丽丽，终成眷属。不幸的是，姜丽丽婚后发现自己有不孕症；出于对孙敬东的爱，她留下手书毅然出走，把幸福留给了章小慧。

小乐天突然来访，一见了面，我就埋怨着：“喂！怎么搞的，搬了家，也不给个电话，害得我去白跑了一趟。”

“实在太忙，对不起。”

“为什么搬家？”

“太太肚子大了，爬四楼吃不消，只好搬家。”

“生那么多干吗？结婚四年，生了四个半，小乐天！可以叫停了。”

“即使又是一千金，也要动手术了。”小乐天猛吸一口气，“不然，便会占了你的名额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准备竞选光会的主席。”我说，“现在，不要说儿子，连孙子都耽误了。”

“不要挑了，有个太太，比什么都好。”

“喂！你太太小产的那一次，我都为你捏一把冷汗，好险。”

“她自己走路不当心。”

“小乐天！那天晚上没有找到你，哈哈！有了艳遇。”

“哦！说给我来听。”

一支香烟的时间，我说完了，小乐天在我腿上一拍，为我高兴地说：“可能是上帝的安排。”

我摇摇头，并没有多大兴趣：“姜秋燕很热情，如果在一起玩，很够味；做女朋友，做太太，我不会考虑。”

“少爷！左挑右挑，最后挑个丑八怪。”

“那就是命了。”我记起来问：“好啦！来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有批货进来，需要些现款，找你调调头寸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十万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最晚明天，现在开张票子给我更好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用一个月。”

“没有关系。”

我开了一张十万元的即期支票给了小乐天，因为我跟他从初中起，就是好同学，彼此信任，所以，连张借据都不要。

“你舅舅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还得半年。”我欣喜地说，“已经有了新舅妈。”

“真的？早就应该有了，怎么样？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七八。”

“漂亮吗？”

“菲律宾华侨，看照片，相当漂亮，不知道怎么会喜欢我舅舅的？”

“你舅舅今年多大？”

“五十五。”

“爱情这个东西很难说，新舅妈是为了爱情？”

“这倒不假，因为她家也非常富有。”

“我由衷地祝福他们，”小乐站起来，“我走了，太太要我早点回去。”

“很听话，不错嘛！”

“一个够标准的丈夫，”小乐天从桌上拿起支票放进口袋里，“孙敬东！我太太的表妹，快要从西班牙回来了。”

“也许一身牛臭。”

“她给我太太的信，每一封都激烈的批评西班牙的斗牛，因为她觉得戏弄了一个动物，最后杀了，是最残忍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她没有沾上牛臭？”

“我认为是，老实告诉你，她比我太太漂亮多了。”

“等她回来，我请吃饭。”

“我是赏光，这是我的新住址，有空去玩，地方不错。”

“你买的房子，什么时候盖好？”

“三个月能够搬进去，算是最快的。”

“要不要我的车送你一下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坐计程车，再见。”

“问候你太太。”

“拍拍她的马屁倒是需要。”

送走了小乐天，我回到客厅，感觉无聊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只住着我和奶妈，因为我是一个遗腹子，母亲生我时，又不幸死了，于是，舅舅、舅妈收养了我。奶妈喂大了我，非常疼我，我把奶妈当成了自己的母亲，因为舍不得离开我，奶妈有两次再婚的机会，她都放弃了，这种牺牲精神，令我感动，令我敬佩，现在，奶妈有五十多岁了，她的晚年，我应该让她过得舒服。

“敬东！”

“奶妈！”

“隔壁高太太家来了一位客人，也不知道怎么谈起了你？后来，高太太问我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我老实说了你还没有，她说，她的同学有一个女儿，家政学校毕业，说是文文静静的，长得也不错，要我问问你有没有意思见见面？”

“奶妈！”我笑说：“我的红鸾星没有动，见面也没有用，明天看见了高妈妈，我会谢谢她的好意。”

“你也该有个女朋友了。”

我知道奶妈一直在为我的婚姻问题着急。她当然会着急，因为在她心目中，我就是她的儿子。实在说，我虽然不幸，没有了父母，但我比起那些没有人怜爱的孤儿，又要算是最幸运的了。舅舅、舅妈疼爱我，奶妈视我如己出，最伤心的是舅妈于四年前，因

心脏病去世。

“奶妈！当我真正喜欢一个女孩子时，第一个先告诉你。”

“好吧！”奶妈欣慰地说，“我等着。”

“我已经请了一个下女，明天就来，奶妈！我不能让你再烧饭、洗衣啦！”

“我还做得动呀！”

“报答你养育之恩，让你过舒适的日子是最好不过的了。”

顿时，奶妈湿了眼睛，自然是我的这份孝心所致。

我对她不好，便不能算是一个入。

我是学机械的，因而，舅舅要我当了大唐机械工厂的厂长，倒也学以致用。

工厂里员工一百多，我开除过两位人事主任，因为他们任用不经过考试的亲戚朋友，而我又恨这一点。公开招考，即能用到真正的人才，那些有本领的应征者，不至于因没有人事关系，而被摒挡于门外。

“厂长！李月娥不会再干了。”

“不能挽留她？她的字打得相当的好。”

“她下个月结婚。”

“婚后不工作了？”

“因为她的未婚夫是住在南部的。”

“那就不能勉强了，招考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管人事的杨主任离开了以后，我想到送张桂芹一份结婚礼物，以酬谢她这两年在大唐机械工厂的勤劳、认真。电话响了：“喂！我是孙敬东。”

“我是许振雄。”

“嗨！什么时候到台北的？”

“今天下午两点多钟。”

“现在哪儿？”

“你家，奶妈说你在工厂。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”

“即使有事，也要放下，回家陪你。”

“孙敬东！我还带了一位朋友。”

“欢迎。”

“快回来吧！一年多没有见了。奶妈说你光棍不要紧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”

“你有了？”

“带来的就是。”

“嘿！居然带了女朋友乱跑，不会是私奔吧！”

“放心，我许振雄不做这些事情。”

“好吧！一会儿见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立刻离开了工厂。

许振雄这小子带的女朋友，居然是个外国妞儿，满头金发，长得迷人极了，说一口标准的汉语，对许振雄亲热得很，看样子，他们的感情不是一点点，她还有个好听的中国名字：“这位是章小慧小姐，汉语说得很流利。”

“我是孙敬东，欢迎章小姐光临，请坐。”

“谢谢”，章小慧大方地，“孙先生家的房子非常漂亮。”

“哪里，请坐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桌上摆的是茶，也许外国妞喝不来，便叫着下女：“阿菊！煮咖啡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章小慧的声音特别好听：“孙先生！我最喜欢喝茶。”

“完全中国化了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我爱中国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我的男朋友也是中国人。”

我看看许振雄，这小子一脸的得意，章小慧怕我不明白似的，干脆说个明白：“我就是振雄的女朋友。”

“好极了”，我立刻表示高兴地说：“我深深的祝福着你们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现在，我请你们去吃饭。”

“就在家吃好了”，许振雄很认真地说：“小慧很随和。”

“孙先生！”章小慧很好玩，“我会烧中国菜。在家里吃饭，可以让我烧两样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红烧鱼和榨菜炒肉丝”，许振雄总是在一旁补充，“小慧最拿手了。”

“章小姐！我就不客气了，吃吃你的拿手好菜。”

“我会烧，不一定拿手，振雄吹牛的，我和阿菊去买菜好吗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；我问问阿菊，家里还有没有？”

“没有了”，阿菊说，“我这就去买。”

“阿菊！”章小慧起身，兴趣浓厚地：“我和你去。”她还非常尊重许振雄：“振雄！我可以去吗？”

许振雄笑着点了点头，章小慧既然有兴趣，就让她去吧！她们走了以后，我忍不住好奇，问：“你小子怎么认识了一个外国妞儿？”

“她追我。”

“章小慧说的，你吹牛。”

“孙敬东！一点不吹，假如吹了半点，我不是人。”

“这样认真干嘛。”

“有一次，我到澄清湖去赴约会，七等八等，也不见林梨来，她是个最会失约的女孩子，我一气，下定决心，不再理她了，即使痛苦，也忍了。”

“正在你下了决心的时候，章小慧出现了？”

“唔！她一个人也在澄清湖，拿着照相机，到处地咔嚓，咔嚓，她竟偷偷地照了我；然后，走近我，愿意把照片寄给我，希望我能留下地址，也许是林梨没有来，产生了报复的心理。章小慧接着

问我，可不可以陪她喝杯咖啡时，我一点没有考虑就答应了。如此这般，两个人便恋起爱来了。”

“算你艳福不浅。”

“她完全中国化了，等会吃过饭，陪她打八圈，才是最好的招待。”

“打得好吗？”

“技术相当的不错，她还是一个‘作家’，喜欢作大牌。”许振雄也是爱着十三张的，“遇到她手风好了，尽和满贯。”

“哦！倒要领教一番。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你们两个，再找一个就行了。”

“我和她只能打一个，不然，没有意思，我也不好意思赢她的钱。”

“对，也不能让你们两个牌精一起上桌，抬轿子怎么办？”

“那倒人格保证”，许振雄想起来，“找小乐天如何？”

“他太太肚子大了，恐怕要在家里当‘特别护士’。”

“他的电话……”

“没有换。”

“我打给他。”

“对他太太说一声反而好，他太太很开明，但不能受骗。”

许振雄拨通了小乐天家里的电话，我也凑近去听，正是他的太太接着：“啊！嫂夫人！我是许振雄，好久不见，你好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孙敬东家里，小乐天在吗？”

“他在洗澡。”

“嫂夫人！想跟你商量一件事，因为我带了女朋友，她喜欢打牌，三缺一，让小乐天凑一个如何？不超过十二点。”

“好嘛！陪你的女朋友还有什么话说，喂！他出来，你跟他说吧！好啦！明天带女朋友来玩。”

“一定去看嫂夫人，谢谢你。”

“许振雄！没有想到是你，打牌？奉陪。”

“小乐天！快点来吧！我替你请好了假。”

“还没有吃饭。”

“孙敬东家里还少了你一餐饭？我女朋友烧菜，算你口福不浅，现在告诉你，她是外国人，免得你等会见了惊奇，对啦！你不必说洋泾浜，她的汉语比我们还标准。”

“你小子回到南屏，名堂还是很多。”

“人生如戏，情节太多了，喂！多带点钱，我需要赢几个陪女朋友。”

“最后，总是你输。”

“现在运气好了，何况是女朋友应战。”

“她也会？”

“总之一句话，不要小看她。”

“一定是你教会她十三张的？”

“她有了五年的作战经验，我和她交往半年，喂！不要噜嗦了，快来，不要忘记代我亲你太太一下。”

“谈起这个，我必需要问个明白，等会见了你的女朋友，外国礼貌吗？”

“中国的。”

“我倒想……一会儿见。”

想什么？小乐天没有说出来，一定是太太坐在一边，我笑说：“小乐天想亲亲你的外国妞儿。”

“我闭着眼睛，便不在乎了。”

“还找谁？”

“最好是找‘老送’，她打牌很够味。”

朱美琴虽十三点兮兮，是个好人，但喜欢说笑话，因为她每打必输，大家便叫她老送，我说：“让我打电话给她试试。”

拨了五次，终于拨通了：“朱美琴，跟谁情话绵绵？说这么

久？”

“屁的情话，还不是牌搭子打来背牌经的。”

“三缺一，就等你下锅。”

“你不是很久不玩了吗？”

“许振雄和他的女朋友来了。他是个牌鬼，他的女朋友也是个牌鬼，还是个金发女郎。”

“哦！那就是外国牌鬼。”

“你来不来？”

“奉陪，还有谁？”

“小乐天。”

“这么多鬼，真是可怕。我可没有多少现款。”

“放心，不会让你出洋相，何况大家都是同学。”

“我打牌，从来不在牌桌上欠来欠去，好，我一会儿到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转过身对许振雄说：“算你小子有个打牌的福气，一会儿就来。”

“摆桌子。”

“急什么？也得等到吃过饭。”

“孙敬东！我看老送对你很不错的，何不跟她结婚算了。”

“我可没有那么多钱给她送。”

“结了婚，也许，她就不打了。”

“狗总是吃屎的。”

“章小慧和阿菊回来了，”她非常高兴地说，“我买了不少的菜。”

“章小姐！辛苦你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小慧！”许振雄投其所好，“为了慰劳你，吃过饭以后，陪你打麻将。”

“有人吗？”

“刚刚找好了，都是同学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章小慧兴奋地向着我，“孙先生，你是最好的男主人。”

“你们是难得来的客人。”

“我到厨房去了。”

迷人的章小慧说罢，快步消失了，许振雄得意地笑着：“从十八岁开始，本人就走桃花运，越走越精彩，越走越过瘾。”

“最后，跟我一样，还是孤家寡人。”

“年轻的时候，不多交几个女朋友，等到年老了，便没有美丽的回忆，老年人靠美丽的回忆而活着。”

“滥调！你失恋不痛苦？”

“麻木了。”

“小心被章小慧听到，又挥手向你拜拜。”

“相信目前还不会，但我没有长久的信心，倒不是说她靠不住，而是我不能保证自己。”

我脱了西装，上衣挂在衣架上，又和许振雄聊着，“小妇人在哪儿？一直没有听见她的消息。”

“提起她，我就一肚子的火”，许振雄脸色大变说，“那个时候，我向她求婚，不给我钉子碰的话，我现在不是有了太太的人。”

“她怎么啦？”

“爱上一个有妇之夫，甘愿偷偷摸摸跟那个男的在外面同居。”

“她也太糊涂了。”

“那个男的奇丑无比，除了那强壮的体格，我再也研究不出有什么可爱之处。”

“女孩子，有时候怪得很。”

许振雄喝了一口茶，把香烟蒂用力摔在烟缸里，与我同感着说：“可不是，她简直是被那个男的迷昏了头，我看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。”

“祝福她吧！”

“哼！”许振雄虽然还在恨着，“我是忘不了她那个无情的钉子，当时，把我说得要多难听，就有多难听。”

“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她说我是个没有骨头的人，专门靠女孩子生活。你孙敬东了解我最清楚，一封信回家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我还会用别人的钱吗？尤其是女孩子的，真是去她的蛋。”

“也许是她的退兵之计。”

“也用不着那样缺德。”

嘿！小乐天和林嘉丽一起到，朱美琴的脚还没有跨进客厅，嘴里就嚷了起来：“许振雄，快介绍你的女朋友。”

“正在厨房烧菜，”许振雄上下打量，“你们看，美琴妹妹越来越漂亮了，是不是少打麻将了？”

“没有少打。”朱美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“今天不是孙敬东的电话，我会一觉睡到明天早上。”

“还姓送？”

“你才姓送。”朱美琴很好玩，“现在，不是过去的朱美琴了，算得上是一个牌精。”

“如果是妖精就不好了”小乐天插嘴。

“去你的。”朱美琴自己拿了一支香烟燃着，“喂！小乐天！你太太什么时候下蛋？”

“下的时候就下了。”哄堂大笑，几个宝贝在一起，可热闹了，还是老同学相聚，特别够味些。

“许振雄！”朱美琴又指向许振雄，开着玩笑，“怎么？你想有几个杂种儿女？”

“总比没有的好。”许振雄更缺德，“嘉丽妹妹！我真为你担心。”

“担个什么鬼的心？”

“为了几张麻将，连老公都没有时间找了。”

“像你们这些男人，哼！看不上。”

“不要嘴硬！”小乐天又说，“说不定，心里想得命。我是没有希望了，除非，你愿意给我做小的。”

“叫我老的，”朱美琴也够厉害，“我不乐意答应呢。”许振雄这小子却一旁鼓起掌来。我坐在一旁，欣赏朱美琴舌战群雄。朱美琴抽了很大一口烟，把烟雾吐向小乐天，“有没有请过假？不然，我怕那雌老虎来掀桌子，赢钱的时候没有关系，输钱的时候，我可不干。”

“放心。”许振雄抢着说，“我代为请好了，只是不能超过十二点。”

“又是短命牌。”

“小姐！”小乐天说，“经常通宵，才会短命。”

“短好了。”朱美琴站起来，“喂！我们现在还等什么？摆桌子呀！”

“我们还没有吃饭。”我说，“许振雄的女朋友正在烧，美琴！你吃过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吃过了再打不好吗？”

“也好。”朱美琴又坐了下来，嘿！她对许振雄说：“许振雄！快把女朋友叫出来，让老娘仔细地瞧瞧。”

“是。”许振雄站起，“老小姐，不，老太太！”

这回，轮到小乐天鼓掌了，许振雄真的去厨房叫章小慧，朱美琴瞪了小乐天一眼。一会，许振雄拉着章小慧出来了，朱美琴一见，偏过脸问我：“会说中国话吗？”

“流利极了。”

“这位是我的同学朱美琴小姐，我叫她美琴妹妹。”许振雄介绍着。

“朱小姐，你好，我叫章小慧。”

“章小姐真漂亮。”

“哪里。”

“这位也是我的同学，孙晓波先生，大家都叫他小乐天。”

“孙先生！你好。”

“章小姐！欢迎你到义坛来玩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吃过了饭。”许振雄笑着对章小慧说，“他们陪你打牌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章小慧果然兴奋着说道，“谢谢你们。”

“小慧！”

章小慧的大眼睛看着许振雄，许振雄说得挺好听，“今天带着你的大皮包就好了，因为我们的美琴妹妹每打必输，而且，输起来便是个大数目。我担心你的皮包装不下那么多钞票。”

信以为真的，章小慧看着朱美琴，女人到底是女人，朱美琴从许振雄手里拉过章小慧：“小慧小姐！平常，你可要注意点许振雄，他最会胡说八道。”

许振雄又拉住章小慧，“小慧！一会儿要打牌了，少跟老送站在一起吧！这方面，我们不要向她看齐。”

饭后，几个人嘻嘻哈哈开始了方城之战，几副牌下来，就知道章小慧的段数很高了，我一把满贯的牌，听中心五筒，被章小慧扣死了，她自己三番听得好好的，她摸到五筒，宁可自己不听，后来她又摸一个四筒，听三六筒，结果，她不但没有放我满贯，反而自己上和了满贯，我说：“章小姐！你中国菜烧得好，中国麻将打得更好。”

“我也是中国人嘛！只是还没有入中国籍就是。”

“欢迎你快点办理。”林嘉丽说，“也希望你能住到义坛来，我们可以多一个麻将搭子。”

“喂！”小乐天催着，“你们打得太慢了。”

“打得最慢的就是你。”朱美琴说，“还说别人。”

“看我快不快，不是外人，给你一个小鸡吃。”

“带回家，给你太太吃吧！”